

#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外国少年文学卷

儒勒·凡尔纳 著  
(法)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二)

● 主 编 韩作黎  
● 副主编 赵惠中



42.8  
1/2  
=1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外国少年文学卷

44B-6

#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一)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李汝梅~~ 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法)凡尔纳(Verne, J.)著;李慕白译. -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7. 12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外国少年文学卷/韩作黎主编)

ISBN 7-80101-816-8/G·683

I. 格… II. ①凡… ②李… III. 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998 号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20.125 印张 11023 千字

印数:1-5100 套

ISBN7-80101-816-8/G·683

定价:618.00 元 (全套共 116 册)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酒壶中的秘密 .....    | 1   |
| 第二章  | 解开文件之谜 .....    | 9   |
| 第三章  | 玛考姆府 .....      | 21  |
| 第四章  | 一次特殊的航行 .....   | 37  |
| 第五章  | 不速之客 .....      | 49  |
| 第六章  | 巴加内尔的粗心 .....   | 55  |
| 第七章  | 巴加内尔的加入 .....   | 63  |
| 第八章  | 麦哲伦海峡 .....     | 73  |
| 第九章  | 新的判断 .....      | 86  |
| 第十章  | 安达斯山脉 .....     | 106 |
| 第十一章 | 小 屋 .....       | 116 |
| 第十二章 | 小罗伯尔死里逃生 .....  | 128 |
| 第十三章 | 巴加内尔学错了语言 ..... | 137 |
| 第十四章 | 塔卡夫 .....       | 147 |
| 第十五章 | 判 帕 .....       | 161 |
| 第十六章 | 狼 群 .....       | 186 |

|                      |     |
|----------------------|-----|
| 第十七章 进入坦狄尔·····      | 200 |
| 第十八章 水 灾·····        | 220 |
| 第十九章 “翁比”树·····      | 232 |
| 第二十章 火 灾·····        | 255 |
| 第二十一章 大西洋·····       | 267 |
| 第二十二章 会合邓肯号·····     | 277 |
| 第二十三章 奔向新征程·····     | 291 |
| 第二十四章 探寻踪迹·····      | 308 |
| 第二十五章 暴风骤雨·····      | 333 |
| 第二十六章 进入平静的海湾·····   | 344 |
| 第二十七章 遇难船员·····      | 357 |
| 第二十八章 向澳州大陆进发·····   | 370 |
| 第二十九章 一片神奇地方·····    | 380 |
| 第三十章 墨累河原野·····      | 414 |
| 第三十一章 金 矿·····       | 439 |
| 第三十二章 墨累区域·····      | 452 |
| 第三十三章 畜牧主·····       | 476 |
| 第三十四章 节外生枝·····      | 503 |
| 第三十五章 真相大白·····      | 517 |
| 第三十六章 海 盗·····       | 524 |
| 第三十七章 邓肯号沦入海盗之手····· | 545 |
| 第三十八章 难解之谜·····      | 557 |

|       |            |     |
|-------|------------|-----|
| 第三十九章 | 麦加利号.....  | 577 |
| 第四十章  | 计划失败.....  | 598 |
| 第四十一章 | 新西兰.....   | 611 |
| 第四十二章 | 隈卡陀江.....  | 638 |
| 第四十三章 | 道波湖.....   | 661 |
| 第四十四章 | 骇人的葬礼..... | 674 |
| 第四十五章 | 死里逃生.....  | 685 |
| 第四十六章 | 乌斗巴.....   | 697 |
| 第四十七章 | 邓肯号再现..... | 723 |
| 第四十八章 | 流犯艾尔通..... | 737 |
| 第四十九章 | 交换条件.....  | 754 |
| 第五十章  | 相聚在小岛..... | 770 |
| 第五十一章 | 尾声.....    | 797 |

## 一、酒壶中的秘密

1864年7月26日，东北风呼呼得特别紧，一艘曲雅而豪华的游船开足了马力，在北海峡海面上航行。英国国旗在尾樯的斜竿上飘扬，大桅顶挂着一个小蓝幡，幡上有金线绣成的“E. G.”两个字母，字的上面还有个公爵冕形标记。这艘游船叫邓肯号，归爱德华·格里那凡爵士所有。爵士是英国贵族院苏格兰12元老之一，同时是那全英闻名的皇家泰晤士河游船会最出色的会员。

船上坐着格里那凡爵士和他年轻的妻子海伦夫人，以及他的一个表兄麦克那布斯少校。

邓肯号现在正要返回格拉斯哥，最近才造成，它驶到克来德湾外几海里的地方试航，在已经看到阿兰岛的时候，了望台上的水手突然报告：有一条大鱼扑进船后浪槽里来。船长约翰·门克尔马上叫人把这事告诉格里那凡爵士。爵士问：“船长那是一条什么鱼？”并领着麦克那布斯少校走到尾楼顶上。

“可真不得了！阁下，”门克尔回答说，“我想那是很大的一条鲨鱼。”

爵士吃惊地问：“这一带海里会有鲨鱼?!”

“毫无疑问的。”船长又说，“有一种鲨鱼叫作‘天秤鱼’，在任何海洋里，在任何温度的地区全可以找到，这就是那种鲨鱼。除非我根本看错了，否则我们此刻碰到的就是那么一个坏家伙！假如阁下同意的话，只要格里那凡夫人愿意看一种少见的钓鱼法，我们很快就能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种怪物。”

格里那凡问少校，“你同意试一试吗？麦克那布斯，你觉得如何？”

“你愿意，我就没意见。”少校平静地回答。

门克尔船长接着又说，“并且这种可怕的害鱼杀不绝。我们抓住机会除掉一害吧。假如阁下高兴的话，我们把它钓起来，既是一幕动人的情景，又是一个有益的善举。”

格里那凡爵士说：“你就这么做吧。”

爵士派人通知海伦夫人。海伦夫人兴致勃勃地赶到尾楼顶上来，她非常乐意来看看这幕动人的钓鱼。

蓝蓝的天空、蓝蓝的海面天水一色十分清明；鲨鱼在海面上飞速地游来游去，大家看得格外清楚。它一会儿沉入水底，一会儿飞跃前进，矫健惊人。门克尔分别发出命令。水手们把一条粗绳从右舷栏上扔下海去，末端系着一个大钩，钩上穿着一块厚腊肉。那鲨鱼尽管还远在 50 码之外，就嗅到那块送给他解馋的香饵了。它飞速地靠近游船。大家看到它那灰黑色的双鳍猛烈地拍着波浪，尾巴保持着全身的平衡，沿着一条



笔直的路线前进。它一边向前游，一边瞪着两个突出的大眼睛，欲火似乎在眼里燃烧着；翻身时，张开的两颚露出四排白牙。它的头很宽，犹如一把双头铁锤安在一个长柄上。约翰·门克尔不会看错，它果然是鲨鱼中最贪馋的那一种，英国人称之为“天秤鱼”，法国普罗旺斯省有人叫作“犹太鱼”。

船上的水手们和乘客们都全神贯注地看着鲨鱼的动作。不久那家伙就游到钩边来了；它打个滚，以便更容易吞钩，那么大的一块香饵到它的粗喉咙里就不见了。它马上拖着缆索猛烈地一摇，被钩上了。水手们赶紧旋转帆架末端的轱辘，把那怪物吊了上来。

离开水面后，鲨鱼蹦得十分厉害。这时水手们用一根绳子，套住它的尾巴，把它捆住，动弹不得。不一会儿，它就从舷栏上被吊上船来，摔到甲板上。这时，一个水手小心地靠近它，狠命地一斧头把它那可怕的尾巴砍断了。

鲨鱼被降服了；那怪物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水手们企图在鲨鱼的肚子里找出一点意外的收获来满足其好奇心。是啊，任何船上都有这样一个习惯：杀了鲨鱼要在肚子里认真找一下，这种希望并不是每次都落空的。

格里那凡夫人不感兴趣这种腥臭的“搜索”，回尾楼去了。鲨鱼仍在喘息哩；它有 10 英尺长，600 多斤重。如此的长度和重量一点也不奇怪；不过，天秤鱼虽不是鲨鱼中最大的一种，至少也算是最凶猛的一种。

过了一会儿，那大鱼被人们毫不客气地用大斧子剖开了肚子，鱼钩直吞到肚子里，可肚子却仍是空空的；很明显，那家伙很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水手们失望地正要把那残骸扔下海，这时候在鲨鱼的肚子里，有个粗糙的东西吸引了水手长的注意力。

一个水手突然叫起来：“啊！那是什么呀？”

“什么呀！那是一块石头，那家伙吞下去为了平衡身体的。”一个水手回答说。

另一个水手说：“去你的吧！那分明是个连环弹，打进了这坏蛋的肚子，还没有被消化哩。”

“你们全别瞎说，”大副汤姆·奥斯丁驳斥道，“你们没看见这家伙是个酒鬼吗？它喝了酒不算，连瓶子都吞下去了。”

“怎么！”格里那凡爵士也叫了起来，“鲨鱼肚里有只瓶子吗？”

“真是瓶子，”水手长回答，“不过，很清楚，这瓶子不是从酒窖里拿出来的。”

“那么，奥斯丁，”爱德华爵士又说，“你小心地把瓶子取出来；海上找到的瓶子经常是装着宝贵文件的。”

“你相信这事吗？”麦克那布斯少校问。

“我相信至少这是可能有的事。”

“啊！我并不赞成你的意见，或许那瓶子里有个秘密哩。”少校回答。

格里那凡说：“过会儿我们就会知道啦。怎么样，奥斯丁？”

大副指着他费了很大力气才从鲨鱼肚子里取出来的那个不像样儿的东西说：“喏！”

“好，”格里那凡说，让人把那个难看的東西洗干净，拿到尾楼里来。”

格里那凡爵士、麦克那布斯少校、约翰·门克尔全围着桌子坐下。奥斯丁把这离奇的瓶子送到方厅里，放在桌子上。一般说来，女人总是有些好奇的。海伦夫人自然也围了上来。

大家一声不吭，眼巴巴地盯着这只玻璃瓶子，展开了想象的翅膀——这里面装的是船只出事的线索呢，还是一个航海者闲得发闷写了一封无聊的信丢到海浪里玩的呢？

为了要知道其中的缘由，格里那凡马上着手检查瓶子。他非常小心在意——正如这种工作所要求的那样——如同一个英国检察官在侦查一件重大案件的案情。格里那凡这样做是对的，由于从一件表面上看来好像是无所谓的事中，经常会发现重要的线索。

在检查瓶子内部之前，先检查外部。它有个细颈子，瓶口很坚实，还有一节上了锈的铁丝；瓶身很厚，即使受不同程度的压力都不会破裂，一看便知道这是法国香槟省制造的。阿依或埃佩尔内的卖酒商人通常拿这种瓶子敲击椅档子，椅档子敲断了，瓶子依旧没有任何裂纹。这次发现的这只瓶子能

够经过长期漂泊，不知被碰撞过多少次，可还能完整无损，也就是由于它非常结实的缘故。

“这是一只克里各酒厂的瓶子。”少校顺口说了一句。

正是由于他是行家，因此他的结论并没有人提出异议。

海伦却说：“我亲爱的少校，如果我们不知道瓶子是由哪里来的，只知道是哪家酒厂的出品，有什么用呢？”

“我们就会知道从哪里来的呀，我亲爱的海伦，”爱德华爵士说，“我们已经能够断定它是来自遥远的地方。你看，瓶外面粘着的这层凝固的杂质，可以说，在海水浸渍的影响下，都已经变成矿石了！这瓶子在钻进鲨鱼肚子之前，就已经在大洋里漂流了许久了。”

“我不能不赞同你的看法，”少校回答说，“这只玻璃瓶子外面有这么厚一层杂质，可能经过了一个长途旅行。”

“它倒底从哪里来的呢？”格里那凡夫人问。

“我亲爱的海伦，研究这瓶子需要点耐心。除非我完全推断错了，否则，我们所提出的问题，瓶子本身是会给我们答案的。”

格里那凡一边说着，一边刮去护着瓶口的那层坚硬的物质，不一会儿，瓶塞子露出来了，可是已被海水侵蚀得很厉害。

“可惜啊！”格里那凡说，“即使瓶里有文件，肯定也保存得不好了。”

“恐怕是这样。”少校附和着。

“我还有个猜测哩，”格里那凡又说，“瓶口既然塞得不紧，一扔进海里不久就要沉下去，幸好鲨鱼吞了下去，才把它送到邓肯号上来。”

“那是毫无疑问的。”约翰·门克尔回答，“可是，如果我们在大海里捞起它，知道捞获地方的经纬度，那就更好了。因为，我们一推断气流和海流的方向，就能够知道它漂泊的路程；现在它是由这种喜好逆风逆流的鲨鱼送到我们手里来的，我们就不能计算了。”

“我们看看再说吧。”格里那凡回答。

这时候他非常小心地拨开瓶塞子，一股咸味充满了尾楼。

“怎么样？”海伦夫人问，带着女人惯有的迫切情绪。

“是呀！”格里那凡说，“我没有猜错！里面有文件！”

“文件呀！是文件呀！”海伦夫人叫起来。

“但是，”格里那凡回答说，“可能由于潮气侵蚀得很严重，全沾在瓶上了，取也取不出来。”

“把瓶子打破吧。”麦克那布斯说。

“我倒想不必把瓶子弄破。”格里那凡反驳道。

“我也希望如此。”少校跟着转了话题。

“当然是不打破瓶子为好，”海伦夫人说，“可是瓶里的东西比瓶子更重要呀，只能牺牲瓶子了。”

“阁下只要把瓶颈子敲掉，”约翰·门克尔建议说，“文件就能够完整地抽出来。”

“照这样做吧！我亲爱的爱德华。”海伦夫人叫道。

实际上也很难有其他办法；因此，格里那凡爵士尽管舍不得，也只能下决心把那宝贵的瓶子的颈子敲断。因为，外面的一层杂质已经硬得和花岗岩一样，非用铁锤不可。不一会儿，瓶颈子的碎片落到桌子上，人们马上发现几块纸沾在一起。格里那凡小心地把那些纸头抽出来，一张一张地揭开，铺在桌上。这时海伦夫人，少校和船长全围到他的身边。

## 二、解开文件之谜

这几块纸头，格里那凡爵士认真地观察了几分钟；颠来倒去地看着；又放在阳光下照照；因为海水的侵蚀，成行的字都模糊了，只剩下一些不成句子分辨不清的字迹。海水没有侵蚀掉的字迹，连最细微的一笔一画格里那凡爵士都省察到了；而后，他看了看那些用眼光盯住他而且等得心急的朋友们，说道：

“这很可能就是一个文件，用三种不同文字书写；一份是英文，另一份是法文，还有一份是德文。从没有磨掉的那几个字看来，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

“至少，这几个字总有个意思吧？”格里那凡夫人问。

“很难说，我亲爱的海伦。这些文件上的字太不齐全了。”

“或许三个文件上的字能够互相补足吧？”少校说。

“应当是可以的，”门克尔回答，“因为海水决不会把三个文件上同一行的字一个个都侵蚀掉。我们把那些残字断句拼凑起来，总会发现一个看得懂的意思。”

“我们正是要这样做，”格里那凡爵士说，“不过，要一步步一

步地来。首先看这英文的。”

这英文文件上的残字断句如下：

|       |       |               |
|-------|-------|---------------|
| 62    | Bri   | gow           |
| sink  |       | stra          |
|       | aland |               |
| skipp | Gr    |               |
|       | that  | monit of long |
| and   |       | ssistance     |
| lost  |       |               |

“这些字说明不了什么意思。”少校带着失望的语气说。

船长回答说：“无论如何，那些字总是英文呀。”

“关于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格里那凡爵士说，“sink（沉没），aland（上陆），that（此），and（及）lost（必死），这些字都是很完整的，skipp 很显然就是 skipper（船长），里面说的是一位名叫 Gr…（格…）什么的，大约是一只遇难的海船的船长。”

“还有，”门克尔说，“monit 和 ssistance 这两个字的意思也很清楚。”

“这样一看，也就颇有点意思了。”海伦夫人说。

“只可惜一点，有些整行的字都缺了。失事的船叫什么，失事的地点在哪里，我们如何知道呢？”少校回答。

“我们会发现的。”爵士说。



“不成问题，会找到。”少校又说，他总是以大家的意见为意见，“可是如何去找呢？”

“我们把三个文件彼此相互补充就可以找到了。”

“我们就这么来找吧！”海伦夫人又叫起来。

第二块纸比第一块损坏得还多些，只剩下几个这样不相关联的字：

7Juni

Glas

zwei

atrosen

graus

bringt ihnen

门克尔一眼看到就说：“这是德文。”

“你懂德文吗，门克尔？”格里那凡爵士问。

“阁下，我懂。”

“你懂，请你就解释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

船长认真看了看那文件，说道：

“首先，出事的日期确定了。7Juni就是6月7日，再把这日期和英文文件上的62结合起来，我们就知道是‘1862年6月7日’这么一个完整的日期了。”

“非常好！海伦夫人叫道，“再接下去！”

“同一行，还有Glas这个字，”那青年船长继续说，“把第一个文件上的gow字和它凑起来，就得Glasgow一词，显然